

鐔

墟

堂

摘

稿

鐘墟堂摘稿卷之二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謝加 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

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初十日恭遇

皇極殿美成伏蒙

聖恩加臣禮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臣具疏辭免

伏奉

聖旨殿建卿能任事節財茲加恩以示酬獎不允辭吏

部知道欽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臣稽首頓首上言

寶殿聿新共慶 乾坤之開泰 明綸渙發仰承 雨露之敷溫在序列以 寵加豈平生之望及始終 忝冒夙夜怔營竊惟宮傳清階聯孤卿於近陞賞 延彛典依俊士於上庠禮懋勸庸 恩覃裕後胡 瞻鶉特久慚高厚之未酬兼得熊魚再辱 殊榮 之薦至超踰過甚感激曷勝恭惟

皇上道貴順時孝先述志體一元以居正握四大而宅 尊睠念 朝堂遙躔 帝座爰肇基於

成祖制重敬仍再示章於上玄名宜載定三極揭建

中之體自今成武昭文九州啓歸會之原永見弘

政宣洽是誠淵謨天縱乎列聖以慰靈用致駁

業神扶快萬方而利是者也臣禮職司提督念切

兢惶任怨節財自分多違衆欲秉勤率屬深惟難

負宸慈荷編覆於堯仁曲成枯朽獲周知於舜

哲不棄寸長屢賴空及駑駘敢謂故途常識窮技

宛如鼯鼠本無異藝可陳驚隆棟之驚擊悉經營

於睿畫觀雕梁之虹舉寧資籍平人為方計績

以省躬每憂瘵曠忽叙勞而霈澤特假優崇傳
義何能濫次承華之步傳經有賴重親泮水之芹
顧遜避之弗俞祗省循而非據臣敢不心懷忠蓋
訓服義方一息尚存矢益堅乎晚節舉家共戴期
世荅乎洪私伏願純嘏茂膺休徵滋集欽
時五福禹疇偕國運而彌昌御曆萬年
軒莢與皇穹而並久

祭東嶽求雪謝賜祭品

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恭遇

皇上躬禱 玄滋蒙遣臣禮於初六日子時告祭 東
嶽廟行禮完畢伏蒙

聖恩頒賜臣素饒臣禮謹望 闕叩頭祇頌訖仰惟

皇上凝神淵默體道冲虛幹造化以成能贊 神明而

立極念登稔每徵於歲臘凍霰先零顧霑濡未洽

於郊疇同雲有待叩 上玄而請潤不宣 空洞

之秘文遍群祀以祈祥幸闡 洪壇之大法臣禮

仰承 嚴遣景岱岳以知榮重沐 慈推普饒餘

而錫祚親榮盛之豐潔知瓊霙久應 禱 免乘禱

邊實之駢蕃卜珠澤恒盈於禹甸懷明馨而

祗德莫馨對揚薦祖考以承庥徒深銘勒伏願

福隆天保業廣日新金殿燦金花海宇普金

穰之慶玉階堆玉屑乾坤調玉燭之和

祭東嶽求雪謝賜表裏寶鈔

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恭遇

皇上舉祈雪大典遣臣禮於初六日子刻祭告東

嶽廟臣謹欽遵行禮畢具本復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道契邃初心涵太始握 天樞而運化五氣均調

建 皇極以迎禧庶徵咸若 慶豐年之嘉瑞敷

華已肇於一陽念五穀之元精薦祉尤珍乎三白

不宣 金錄載啓 瑤壇 躬禱 昊玄 聖敬

懋躋而無斁分祈 官廟 靈威昭鑒以弗違臣

禮幸際 明馨濫塵 祭遣捧 綸音以虔告期

高遠之必通景 岱岳而駁奔視左右之如在內

循綿薄積忱有忝於交脩仰荷霑濡冒 寵復膺

乎大 賚觀織文之在笥儼如苑樹迎春捧 寶
錙之盈筐恍若土膏得潤雲乍同而 恩已霈佇
瞻玉綴之呈祥霏方集而澤先零定卜瓊飛之叶
候褒嘉有耀佩服曷勝臣敢不正已訓工和衷率
屬民生是阜忍竭賦於繭絲地利以時務求通於
泉貨伏願 僊齡浩衍

帝眷增隆千里不封條共覩太平之景象萬方盡盈尺
永占登稔之貞符

謝祈穀分遣看牲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太常寺題驚蟄節
祈穀于 玄極寶殿例遣大臣看牲奉

聖旨着侯衆尚書訥禮希孝輪看欽此除臣禮於二月
初一日依期恭看外仰惟

皇上道繩祖武慮切民依謂穀以養生登稔首崇乎東
作而農徵啓蟄錫康必謹乎春祈景 寶殿以揭

虔祇

玄靈而展祀禮嚴誓戒方輸薦璧之忱敬

肅齋明預舉看牲之典仰歷

榮遣濫及陋庸輪

日將誠快覩純犧之呈瑞瞻

天復命應知明德

之騰馨薦牝牡於報成載歌良耜肇夢祥於考牧
世慶豐年

謝 賜拯疾丸

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慈頒賜臣禮拯疾丸十袋臣望

闕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德懋重玄仁昭庶品契義黃而按錄親裁療疫之

良方同堯舜以推慈徧普蠲疴之閭澤遂令瘦質

亦被 寵麻珍劑出自淵衷豈謂無妄之試寶製

發于 禁殿要非未達之嘗服僣藥而駐哀齡何
待分鑣和緩酌貞詮以分私室寧須審候張吳踰
湛露之零灑惟知結草仰太陽之兼照永切傾葵
盧溝河堤工完謝 賜銀幣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十五日該部題盧溝河堤
工完叙內外效勞官員節奉

聖旨這河堤工完各官效有勤勞禮賞銀三十兩紵
絲三表裏欽此臣不勝感戴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恭惟

皇主闕度并容至仁滲漉念河堤衝決橫流久阻乎通
衢謂水道闕湮踞雍寧關於縣納輿言而厯
宸慮恒切拯援普玄德以發帑儲特崇利濟仰
聖謨之獨運致天眷之莫違後不踰時收狂瀾於旣
潰民罔告病萃輻輳而騰懽臣禮叨命閱工未
親畚築適因人以成事正斬朽鈍之無能忽叙績
而垂慈重荷寵綬之溥及品程絕澤示鼓鑄於
洪鈞組極織華期裁成於大化祗鏤銘而增惕徒
佩服以難勝敢不益礪頑資未懷綸霽晞九重

之清穆真寶鼎而嵩嶽同寧睹萬禩之亨嘉
披僊衣而鶴龜齊壽

謝賜大紅雲鶴紗衣一襲銀兩

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伏蒙

皇上以板敷安成賜臣禮銀二十兩大紅金彩雲
鶴紗衣一襲欽此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訖除赴鴻
臚寺報名廷謝外伏以鶴錦騰輝色奪丹霞之
彩裏號呈象光分絕澤之珍書錫自天水兢無
地恭惟

皇上功參萬化道契重玄 篤恭已肅于端居 主靜

尤隆乎基命仰承 昊眷特啓 淵衷新 板殿

以接 紫微華顯 聖心之宥密揭 璇題而環

禁籞永昭 帝德之冲虛臣禮質本孱綿才慚鍛

鍊偶緣際遇濫厠工曹竦瞻 傑制之恢弘薦沐

殊私之浩蕩章施玉羽 惠無羨于解衣品列朱

提念敢存乎懷寶五色絢天孫之素手謹裁服以

揚 庶百朋重治氏之上齊期推餘而濟物伏願

虞裳納祉周鼎凝祥海岳效靈集 鴻禧於黼座

乾坤紀算撫駿業於金駝

謝賜大紅金彩雲鶴羅衣一襲銀兩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伏蒙

皇上以福安殿祿和殿美成賜臣禮銀二十兩

大紅金彩雲鶴羅衣一襲欽此臣禮屢荷寵殊

不勝感戴除赴鴻臚寺報名廷謝外仰惟

皇上篤恭凝命丕顯握符神穆穆以淵潛心乾

乾而夕惕景祥徵于壽域遠契三靈迎瑞

靄于玄壇聿新二殿朱拱同金殿澄霽禱唐

臣獻鑑之辰 玉堦與星彩增輝逢禹服梯航之

候爰厘 奎畫 特榜 璇題 福日至而方新

由安人以普安乎百姓 祿時崇而愈茂本和德

以協和乎萬邦正忻門揭善寧定卜 祚綿亨泰

臣禮材同頑鑿滌被箝紳緣辨噐以程工忽垂綸

而溥賚函盈麟趾六齊別鍾鼎之貞精筭出鶴章

五采絢雲霞之藻麗 示陶鎔於造化致用未能

徒禱翼於進趨拊衷多愧敢不感鑊丹肺報積寸

私期鍊質於 鴻鈞切效華封之祝末依光於

龍衮常歌 天保之篇

謝 遣帝王廟分奠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該太常寺題本月
二十七日祭歷代帝王正殿例遣大臣一員行禮
兩廡合用大臣四員分奠伏乞 欽定等因蒙

皇上遣臣禮分奠臣禮幸叨 榮遣不勝忻戴除赴鴻
臚寺報名 廷謝及恭候至期行禮外臣謹稽首
頓首稱謝者伏以 啟爰明禋 聖主遡承乎正
統 綸傳分祀微臣仰被乎殊恩感激無涯名言

莫罄恭惟

皇上凝神靜謐體道宏深 膺曆數以握符 致中和
而建極 念彛倫之攸叙肇自皇王繫世運之維
持迄于唐宋創業遠崇乎諸帝酬忠蕪錄乎群英
爰屆仲秋聿脩盛典萃一堂而奏假 特勅戎勳
徧兩廡而申虔各專 嚴命臣禮猥以駑劣久竊
鴻私俎豆雖聞實愧維馨之德衣冠在列敢希有
事之榮忽荷 綽頌濫塵裸獻步丹墀而對越豈
徒念切羨墻奉玉帛以周旋何啻身親典誥臣敢

不存誠夙夜寘清求遠乎 虞廷秉德肅誰儀度
弗愆於 周廟考其人以尚友竊懷都俞吁咈之
風慕其烈而思齊矢效䟽附奔走之力伏願 皇
圖有赫文治恒新 邁五登三綿玄覽於鳳紀而
自今伊始 參天兩地迎純嘏於龍宸而亘古為
長

壽恩宮安扁謝 賜銀兩表裏大紅織金羅衣
一襲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初二日恭遇 壽恩宮安扁

蒙 皇上遣臣禮行禮臣欽遵行禮完畢具本復
命訖隨於初三日伏蒙

聖恩賜臣禮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又同諸臣蒙 賜
織金羅衣一襲欽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
臣誠榮誠感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御宮承 昊
眷昭 一人介壽之徵金榜定 璇題協 五位
迎 恩之義祭謝仰塵於 綸遣對越難勝告成
疊沐乎 寵頒銘鏤莫既仰惟

皇上宅心廣大祈義精微紹 列聖以凝庥 叅兩儀

而宰治念 宸居之肇建制既維新猗 玄佑之
重申名宜華舊日次 壽星而揭扁率占 壽域
宏開吉蠲恩德以將誠共觀 恩光普照臣禮材
同樛櫟用愧楨榦祇 命奉安儼若身遊瓊島斯
神鑿格恍如祥燭蓬萊方忻趨事為榮詎意多儀
示惠寶呈銳銳珍分九牧之上供竒出玄纁彩綉
三縑之載績望 明庭而承 鼎渥已洽霏雲偕
群匹而捧綺羅再沾湛露深慶 陶鑿有自益知
本被無私思作礪而奮庸期副 周京之追琢勉

書紳以圖報恒懷虞室之彰施伏願 景貺駢臻
禎禧流衍 同罔阜山川而延壽常聞千石之金
聲 歷元會運世以承 恩未受四方之玉帛
秋報分祭都城隍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恭遇

皇上於大高玄殿欽舉秋報大典蒙 遣臣禮分祭都
城隍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回素饒 頒賜到臣
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訖仰惟

皇上綜握璠符均調玉燭念大田之肇績民命所關慶

美利之普成 神功攸著格 玄穹以崇報宣法
籙於齋居 勅臣庶而同寅達 精禋於群祀
臣禮仰塵 綸遣既叨盥薦之榮熏沐 眷私祇
拜餼餘之澤自天有耀躋地難勝謹正席以先嘗
矢無忘于一飯圖敬事而後食期乃粒於蒸民

秋報分祭謝 賜彩段寶鈔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恭遇

皇上於 大高玄殿欽舉秋報大典蒙 遣臣分祭都
城隍禮成具本復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仁弘大化道契渾元思惇本以重民依先積誠而

崇秋報迓金衡之正序 貞符協兆於雲疇慶玉

粒之呈祥纒典 特修於 玄殿爰周群祀遍及

城隍遂令駑劣之蹤亦忝駿奔之列憶叨榮於昨

歲深惟廟貌恒新載 欽遣於今辰益仰威靈孔

赫秉寅清以敷告凜陟降而趨蹌仰窺 精意之

上升錫康有素快覩 明馨之永格降福無疆方

竊幸於饗 神正悚息而復 命忽承 慈眷燕
辱 寵頒捧霞彩之綺章有何勞於組織懷龍紋
之寶鏹徒負 德於曲成惶汗增慚偃躬滋懼感
逾庶馬謹裁服以昭 天庥珍比朋龜務襲藏而
為世用伏願 洪釐茂集 戩穀駢臻事 上帝
以繁采盛垂衣裳於億載阜生民而謠耕鑿通泉
貨於萬方

申舉秋報再祭都城隍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丑時恭遇

皇上於 洪應雷官申舉報成大典蒙遣臣禮分祭都城隍廟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回牲品頒賜到臣

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訖仰惟

皇上心凝敬一道洽中和成能參兩極之功率育立群生之命秉精禋以答 玄貺無德弗酬披寶笈而啓 雷宮靡神不舉遂容踈朽申祭城隍瞻庭廟以陳儀景靈威而奠爵辱 恩私之過渥忽駿惠之頻加近祇拜乎素饗已慚厭飫茲重叨乎俎實敢後薦嘗念民力之普存願錫金穰于四海載天

休之日至來奉玉食於萬年

秋報再分祭都城隍謝賜彩段寶鈔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恭遇

皇上於洪應雷宮申舉報成大典蒙遣臣禮分

祭城隍廟臣謹欽遵行禮畢具本復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廷謝外仰惟

皇上行同天健禮法地卑建皇極以叙壽敬人

時而重本玉食徵祥於粒食恒懷無逸之誠

壽祺兆瑞于禾祺彌懋維馨之德卜巳丑而展

玄殿躬叩

蒼旻

釋

甲午而闕

雷宮申宣

聖

敬爰率循乎群祀肆分享於城隍臣禮內愧齋明
外慚盛服五日兩叨 欽遣重依俎豆之輝光丑

分專辜虔脩時挹篆香之縹緲方戴 絲綸屢下

詎期筐篚頻加捧綵幣之雙函惠實逾於挾纊觀

楮文之稠疊榮豈止於懷珍深惟縑繭非輕求阜

民以寶稼穡益信泉源有自務道利而肇豐穰伏

願 帝籍揚麻

璿圖叶祉總稔世登于禹貢共

脩億載之丞嘗黍稌再味於周田永覩萬方之富
庶

西宮工完遣祭謝 賜銀兩綵段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恭遇 壽源宮二山

接頂關西宮門墻及千秋千樂千景千安宮安扁

蒙 遣臣禮祭 后土司工諸神臣欽遵行禮畢

具本復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銀二十兩綵段二表裏內監給欽此除

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

仁弘叅贊

德妙經綸

秉剛健以闡訐謨昭

文明而新

御宇山頂接連乎

後殿環拱

紫

微門垣再闢於

西宮遙通

清禁茂承

恩而

躋萬禩先啓泰以迓千祥奏功介玉露之凝秋九

昊申綏於長樂

揭榜值壽星之煥景百靈擁護

於未安是誠

仙檢錫齡丕顯

一人之有慶以

致御題呈瑞幸微五福之時臻者也臣禮猥以

凡庸濫叨

欽遣依香筵以申

謝仰祈

帝鑒

有嚴捧爵帛而駿奔定卜

神歆不忒幸榮叨於

寵命忽冒竊乎 殊私美鏡騰麟象之光恩深陶
鑄文幣炫雲霞之彩義重化裁愧百鍊而比堅貞
慕五紵以崇節儉功存琢礪益抒獻鑑之誠感切
服膺勉竭垂紳之志伏願 龍圖鎮奠 鳳曆綿
延佩金書寶錄以齊天共戴昆吾之紀績合弁鼎
旃裳而戴 聖世貽竹帛之流輝

西宮工完謝 賜大紅雲鶴紵絲衣一襲銀兩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初六日狄蒙

皇上以 壽源宮二山接頂闢西宮門牆及千秋千樂

千景千安四宮更扁美成賜臣禮銀二十兩大紅
金彩雲鶴紵絲衣一襲欽此臣謹稽首頓首祇領
訖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駿惠先猷欽承 帝眷握寶符而御世垂丹宸以

續圖介 萬壽於紫樞旁崇山頂迎千禧於 禁

籞展拓門墻虹流際華構之重輝歲復秋而長樂

星彩映 御題之高揭時煥景以咸安凝神無羨

於合官悟道何誇乎衢室是誠 玄恩申錫冥冥

默啓宸衷以致 聖制精詳事事不需人力者也

臣禮幸值告成之日慚無幹理之勞蒙 遣祭而
竊 寵頒已逾涯分忽霈綸而加殊渥益激私忱
覩麟趾之精純碧光瑩如曦耀侈鶴章之艷麗采
色燦若雲騰遭逢仰賴於陶鎔經畫奚庸於組織
心懸百鍊敢懷富而藏珍報效七襄期積功而累
寸伏願 祥呈金闕 瑞協宸旒莫夏昂於 熙
朝永受職方之貢賓越裳於奕葉恒居中國之尊

祈雪顯祐宮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恭遇

皇上帝躬禱

玄滋蒙遣臣禮於本日子刻祭告

顯祐

宮行禮完畢伏蒙

聖恩以收回素饗

頒賜到

臣臣禮謹望

闕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玄德淵深至誠悠久在璿璣而齊政調玉燭以迎

祥

念節序已逾於一陽

元功方始顧豐穰實

占乎三白瑞澤未滋爰致齋禱之忱

特舉精禋

之典

闡符章而

臨法駕期潛達于

穹蒼肅

宮廟以飭臣工徧申虔于子夜遂令庸劣分告靈

神景

湯敬之日躋定卜明馨昭格載先仁之

天覆敢期駿惠 榮頒驚邊實以拜嘉似睹瑤空
之降霰捧粢盛而薦饗如瞻碧落之同雲惟 宸
衷無感弗通自昊蒼有求必應飛瓊霏於 禁苑
末省惟歲之庶徵普玉屑於雲疇世歌屢年之大
有

祈雪顯祐宮謝 賜彩段寶鈔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恭遇

皇上舉祈雪大典 遣臣禮於本日子刻祭告 顯祐
宮臣謹欽遵行禮畢具本復 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延謝外仰惟

皇上 命基宥密 心單緝熙齊七政以若時體三才
而弘化 念癸亥履長之日寔甲子開泰之元將
登豐稔於萬年端兆祥靈於今歲塵 宸衷之翼
翼 躬禱玄壇冀 天聽之昭昭遍申群祀遂容
陋劣分告明神景廟貌以趨瞻仰戴 居歆之有
素將 聖誠而奏格定知顯祐之無疆方喜溢於
駿奔忽 寵頒乎 鴻渥綵幣遙分 內帑宛如

僊御之飛瓊寶縉賁及蓬門恍若窳區之堆玉固
章施而示惠實勵下以交脩敢不矢竭愚忱奉
宣教範勉事功於積累擬絮華之時舞而覩乎尺
盈祝壽算於綿延比繡線之自添而罔乎陽長
伏願茂膺蕃祉保合太和恩隨限以弗違澤應期
而均是滋麥禾於五服共依五位之垂衣消氛
沴於九州永覩九重之納貢

謝賜拯疾丸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伏蒙

聖慈賜臣禮拯疾九十袋臣望闕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仁涵覆載德懋甄陶困四海於同胞每切如
傷之念合萬物為一體尤隆大造之功爰審候乎
時稔特親裁乎藥品稽義黃以按寶籙欲在在
置之春臺法堯舜而施金丹期人人納諸壽域
遂令羸質亦荷珍劑未自天邊類暖風之醫病
草降從日下如湛露之沃枯株正祈應疾救機
起沉痾而脫體頓覺通玄入聖養性命以願貞示
普濟於回生切鏤銘於泮髓臣敢不奉宣帝澤祇

若 皇庥通工導利以阜民才不負乎理身之論
飭器辨材而率屬庶無慚於察脉之言

春祈分祭都城隍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十一日子刻恭遇

皇上於 太高玄殿奉歲祈典蒙 欽定都城隍廟臣
禮行事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回素盞頒賜到臣
臣謹稽首頓首祗領訖仰惟

皇上道溥生成仁弘發育念民天之為重瑞啓春耕知
邦本之攸關禮隆夙告諏良辰而祗 玄殿仰穆

穆於九重屈子刻以肅臣工紛踴躍於群廟遂
容陋劣分祀城隍盥手乎顛凜矣威靈如在秉虔
奏格居然明德維馨方忻奔走以叨榮詎意賚頒
而示惠品分籩豆載沾嗜飲之餘寵溢蓬門實
過齏鹽之分拜嘉有耀捧戴難勝咫尺不違天
顏敬賜敢忘乎正席齋居常如日鑒懷忠寧蹈
乎素餐

春祈分祀都城隍廟謝賜綵段寶鈔

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十一日子刻恭遇

皇上於 大高玄殿奉歲祈大典蒙遣臣禮分祭 都

城隍廟禮成具本復 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綵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道協時乘仁同乾履奄八荒以開壽域撫庶類而
握化樞惟幾切虞帝之阜財允脩府事無逸邁周
王之卑服聿重田功念東作實肇乎西成而歲豐
必資於神相 欽諏吉且宣秘典以籲 玄宰

勅釐嚴裡肅簪紳而周宮廟遂令綿質分告 城

隍憶塵秋報於連年恒若英靈垂鑒茲竊春祈於
子夜敢於儀度少愆陳黍稷以薦馨協于明德辨
篆香而申祝奉以正辭仰知 聖敬之潛孚定卜
農祥之介候榮既叨于楛役 恩復懋乎賚頒睹
桑麻之物布而倍加在笥之珍自省裁成何補顧
稼穡之方興而先獲通行之寶益慚致用未能雖
陽和不擇於回枯而葵藿終傾於就日彌深鏤刻
莫罄名言服以章身遠慕五紵之節儉推而濟物
務通九府之貨泉伏願 紫籞凝休 天田獻瑞

由新甲啓元歷萬年而循環乎六甲貢總積于無
疆自仲春再閏遍四海而同際乎長春繁榮盛于
有求

春祈分祀東嶽廟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十五日子時恭遇

皇上下奏 祈天洪宮重禱蒙 遣臣禮分祭 東嶽
廟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回牲品頒賜到臣臣謹
望闕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德與日新化同天運念安內以順外在固本而裕

良法錄祇宣躬禱豐穰于 玄殿 宸虔昭格重
祈靈貺于 洪宮爰申徧告之儀益肅明禋之薦
俯容陋質再祀岱宗方慚屢辱 寵榮敢冀頻
頒神惠昨嘗素饗以飽德徒屬厭於寒酸茲捧牲
醴而懷恩總沾濡乎膏澤食芹思獻勉循敬事之
言嚼蘩是甘矢竭致身之義

春祈分祀東嶽廟謝 賜彩段寶鈔

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十五日壬子時恭遇

皇上下大奏祈 天洪宮重禱蒙 遣臣禮分祭 東嶽

廟禮成具本復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 體元弘化 主靜凝圖 憂勤恒切于民生惟

開豐而保泰 率育祗承乎 帝命期消戾以迎

祥爰屆仲春 特崇殷薦 卜甲申首祈 玄宇

孔惠孔時繹戾予重禱 洪宮有巖有翼 存至

誠於 宥密仰窺 穹昊之潛晉肅分祀於班行

益信 明神之協贊臣禮才同機線職忝著紳旣

容糶後於 城隍復遣申虔於 岱岳自慶遭逢
不偶豈徒奔走為榮顧茲彩幣寶繒實出 尚方
珍筭近竊拜嘉於始事敢希再賜於今辰鶴錦輝
煌品服被 恩光而愈麗 龍紋桐壘俸泉藉
寵渥而彌滋自循無補消埃何幸頰沾 雨露感
寸絲之難獲矣辨五材均地利而競惜乎寸陰知
一錠之匪輕務通九府阜貨財而少輸乎一得伏
願 休徵茂著 景福來同八垓秉涑耜於雲疇
共沐 垂裳之化萬甲寢于戈於漢塞永懷舞羽

之風

祈禱分祀靈濟宮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子刻恭遇

皇上因旱厄已見風霾日作 躬禱于雷霆洪應之歟

蒙 遣臣禮赴 洪恩靈濟宮行禮完畢伏蒙

聖恩頒賜臣祭設臣禮謹望 闕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 道同維大 德並日生 敬授人時 軫切萬

民之命 建用 皇極均調四序之和 念旱厄

已見於經春兼風霾間作於近日爰歷 渙汗

特飭臣工屬景祝而告帝師卜子分以展

宮廟臣禮猥蒙嚴遣分禱明神預齋戒於公

曹仰副憂勤之宸慮達精禋於玄府隨敷

豐恭之靈麻正忻祇役為榮忽荷駿餘示惠

遷實分從禁蘊類回陽之木而先沃甘滋素饁

出自雲霄同承露之莖而倍沾澍渥充莫腸以

屬厭肯蓬室而增輝敢不祿戒虛糜忠懷宵旰

法大夫不食梁之義少圖調燮於交脩慕野人抱

獻芹之忱寧負溷濡於造化

風霾祭靈濟宮謝 賜彩段寶鈔

嘉靖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恭遇

皇上因風霾日作舉 祈恩大典蒙 遣臣禮於本日

子刻祭告 洪恩靈濟官臣欽遵行禮畢具木復

命奏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

知道欽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 範圍六合 驅馭百靈 即服田功重民生而

軫民瘼 遠稽洛範 欽天道以察天時 憫雨

澤未布於季春兼風霾屢形於立夏爰 脩雩祀

特肅冠裳 躬祈 上帝于法壇懇惻致祭林之

禱分告 群神于琳宇 敬恭切雲漢之憂冀鮮

沴以消氛將回祥而衍泰臣禮猥承 嚴遣濫與

精禋捧 綸綍之赫臨祗懼凡庸莫補仰 宵衣

之惕若誓期幽暗無欺望 紫府以陳儀薦 明

馨而奠帛虔申子夜佇聞 淵默之雷聲祭不崇

朝隨 霈氣盪之 玄液捷感孚於響答固知

眷鑒弗違終優渥於郊盈亦信豐穰可袂正輸忱

以復命參敬錫而覃恩綺文炫五采之章何異飛

甘結霜實銚逾八銖之價宛如浹潤流滋蓋仁
重阜生本欲足衣足食肆賞隆逮下實勵一德
一心者也臣禮敢不勉竭線才淬磨楮質功存積
累奉公深成乎繭絲業贊裁成致用務通乎泉貨
伏願 太和保合 純嘏茂膺千禧集而 萬壽
增海宇共康寧之慶七政齊而三光順 國家延
富庶之祿

玄熙等啟工完謝 賜銀幣

嘉靖四十三年四月初九日該本部題覆 玄熙

承華 寶月等殿亭工完叙內外効勞諸臣節奉
聖旨雷禮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除赴鴻臚寺
報名 廷謝外臣誠榮誠感稽首頓首上言日光
纏北極恢龍蟠鳳翥之基雲攬起西清壯水繞山
環之勢慶晉臨於有赫霽允澤於無涯省已兢營
捫心銘刻恭惟

皇上敬存翼翼靜體安安膺 昊眷以迎祥濟福源而
衍祉念殿亭久旋乎太液遙護 宸居顧方位未
正乎離明宜崇偉制爰諏首甲特闡訃謨玄熙與

玉閣聯輝局按青陽之勝寶月同承華獻彩雄當
紫禁之陰 奎畫載宣鼎建實開乎泰運璇題高
揭賁新未表乎坤輿臣禮職竊訓工能慚贊 聖
仰規模之裁定悉出淵衷驚輪奐之美成寧資綿
力雖辦材以率屬本集藝而課程每循未荅乎涓
埃敢復希榮於高厚忽叨大賚過倍恒情珍出美
鐔快覩梁州之貢笥分纖續爭誇東海之竒感陶
鑄以難名顧授機而何幸敢不功勤磨琢行戒澀
溜式 王度之如金鈍質罔逾乎型範佩 皇言

之若緯線才求稱乎章施伏願景祚繁昌壽禧茂
介握洪鈞以幹化四夷凜斧鉞之風垂丹床而宅
中百辟秉羔羊之節

謝 賜拯疾丸如意丹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初五日伏蒙

聖慈賜臣禮如意丹拯疾丸各五袋臣望 闕叩頭祇
領訖仰惟

皇上體天行健與日偕新廣利濟之深仁在在調和於
玉燭運財成之大化人人鍼砭於金針御 紫極

而察時機允施拯疾關 玄熙以消暑氣丹溥回
生詎意衰殘亦蒙 慈憫保愛有如赤子仰厪
父母之懷栽培不棄朽材謬辱 乾坤之賜方傳
仙聖何須艾畜三年錄按桐君寧羨蒲幹九節於
近 廷而獨重知到處而皆眷臣禮敢不導利奉
公飭躬率屬祈 宸居而介 萬壽恆頤 社稷
之精神拱 榮靈以迓千祥永固 國家之命脉
謝 賜酒飯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臣禮會大學士徐

階於 禁直恭議更建 洪壇蒙

皇上賜臣禮酒飯一卓臣望 闕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孝隆 二聖 敬格 上玄 闕 寶殿以重妥

靈 翼翼恒存乎 昭事角首元而議 增制

皇皇每切於 欽承 特語微臣與聞 嚴諭榮

依 日下仰瞻 紫府之 仙臺 錫自 天邊

更沐尚方之珍饌浮金莖於銀甕濃如湛露凝脂

捧禁鬻于雕盤輕若飛霞散雪入口而香生九竅

懷 恩而喜動七情雖斗筭之量奚勝而葵藿之

誠彌切擬南山以祝壽罇開衢室於萬年並北極
而延禧宴樂鎬京於億載

鐔墟堂摘稿卷之二終

鐘壺堂摘稿卷之三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序一

考亭書院志序

晦翁書院遍宇內矣在建陽以考亭著者翁卜居地也其扁額出宋理宗御書迨昭代崇重日加於前視魯闕里於是翁提揭斯道之功如日麗天萬物咸覩而况於其鄉乎予獨於書院之建有感於宋事而斯道顯晦之幾何其微哉自孔孟沒帝王

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爲異端俗習所蝕者千數百年雖閩洛諸儒闡幽明微剖擊其矣而一齊不勝衆咻賴翁巍然獨信集其大成以斯道中興而志在天下未始不以東周爲期是天以孔孟之道寄之也當時帝如孝宗非魯衛齊梁諸君比重拱召對不爲不知使即所陳復仇之義毅然盡行則三綱正義利明宋運豈不可回耶不合遽罷遂使嘗膽之志日遠日忘而東南事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去國二十餘年雖兩召入延和於

大本急務開懷茹納而疾者愈深不能一日安於其朝至歸自臨漳卜居考亭以終父韋齋初志又因學徒益盛建精舍於居旁以待之非自衛及魯之會耶及寧宗即位首加訊召官不過待制立朝僅四十日而江陵之命遂下甚或褫職罷祠正心誠意之學爲世大禁而衣冠之禍極矣豈天欲明其道於身而厄其行耶然孔孟之道不行於當時而鄒魯遺響萬古常存翁爲群奸所排甚於武叔臧倉輩及沒未百年賜謚賜贈又賜院額使天下

後世翕然師尊與鄒魯並行則翁亦未爲不遇也
但論以久定而宋已不可爲矣故此書院之建不
惟係斯道之顯晦而宋室興衰實決於此使此院
重於隆興初宋必不至於偏安使此院建於慶元
中宋亦不至於削亡柰之何建之不早無補於宋
事徒使此院與此道並存於今也今天下於翁傳
註莫不家誦戶習使目其辭不反之身心而無補
於世用是說鈴耳豈翁之所望於後學者哉會翁
後裔某類書院鎮末并祠廟亭墓及紀題遺文爲

誌使知累朝宗重之典以啓後人仰其之心是知
紹乎世業者因屬言乃著予所感羨慕翁者不失
其所以為學云

司馬楊虞坡經夏疏序

明興攘胡立夏並建九邊提封萬里而薊州保定
尤為京師肘腋自正統以來也先火篩恃其蕃聚
引衆入腹卒受干擾而中外恬逸莫以為憂至嘉
靖二十九年唵答復跳梁其間面內窺射盭蒙折
內如蹈無人之境非人謀弗滅貽戚自掇也乎適

癸丑暮春

聖天子銳意邊防無收群策勅虞坡楊公經畧薊州保定二鎮超然為杜稷計者甚遠也公先任職方洞暢邊務及躬巡塞上覈堅弱究虛實裁夷險酌向背靡不爛然條貫故披襟陳素本前經切事情詎論當時而解頤已哉夫醫之治疾也必先切脉繼則觀色聽聲凡以察病原也今畿輔一帶營伍單弱士常不適伍而所得芻糧不足充債帥私囊是割其心者已非一日及有司推槌民脂徵馬路軍

則亦饑蹙且斃矣使之當風飄鳥舉之虞是以徒
而攻飛也不亦難乎加以民困膏沴物力大屈而
百需耗削元氣索然此亦膏肓疽根非特種情形
于四肢尔也公於政爲國手切脉最熟是故欲奠
陵寢則重昌平有疏欲固唇齒則重廣昌有疏欲謹門
戶則審理潮河川馬水口并鎮邊長峪橫嶺三城
俱有驍虬如擇守令易將領停寄牧創墩墜增營
戍補軍器處月糧前後不下二十餘疏俱爲對病
之美石至論練主兵爲根本調客兵爲權宜又以

今日之勢不在於增兵而在於練士不在於增馬而在於養馬又乞督邊臣以量實效所以砥劑于疽癰者至矣使中外臣工聞而實效以培元氣不使有虛邪之侵不可折肱稱良矣哉憲副子石畢君素慕公者銓次刻識屬以序其方慨邊事大壞欲持戈建功名而未能故爲之言庶志於清邊塵者或有所稽而公之樹功於富內也此特爲之兆耳

慶保輔徐少湖五十序

自昔帝王應時撫運羣敷文治非獨君德茂也蓋
必有忠蓋之臣出焉協心一德以弘大業而天之
將大任乎忠蓋之臣也必預有以養之拂亂動
忍用助其成而後可以當大任不疑故天監有周
不徒保茲天子爾矣則又爲之生仲山甫焉使式
古訓力威儀而表稟柔嘉嘉用能典政本養君德佐
周中興名流至今我

明重熙累洽昭格于天百有五十餘年保我

皇上應貞元之會而興於嘉靖首科賜少湖徐翁進士

及第擢爲近侍非天實生之佐明中興而何其遭
逢之奇也然天之厚翁不但已也使之輟近侍司
理閩郡振鐸江浙而拂亂動忍者不一焉翁亦堅
志熟仁自考其成所在明道術正人心而又籌計
天下事幾思注措之所以式古訓力威儀增益其
能者又何如也久之起官端司成均晉少宰掌苑
學毅然以身許國於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并官
職耗亂及弊政相遁至於不振者閔懷終日有餘
慨焉而柔嘉夢德學於士民莫不以函甫相業期

之矣既簡自

當宁擢春卿列三孤而愛之命下焉非

皇上親養之而又親任之耶先

朝輔臣未有親賜及第而又親拜輔臣者惟

英宗賜彭文憲岳蒙泉呂文懿及第未幾授與機務然皆由優擢講讀等官入侍未嘗以山甫之職業之者而山甫之佐周宣也亦未嘗親受周宣養成之恩則翁於

皇上所遭際豈不希曠者哉夫山甫雖非養成於周宣

本之柔嘉之德自足以若天子敷明命

皇上敬一之學遠紹三五無美周宣而翁又習猷其旨
則一德一心吾知其不後山甫矣但山甫處周宣
之世其勢爲易雖荆淮背叛有方叔召虎輩經營
疆理不遺力焉今北虜猖獗南蠻蝟起加之宇內
財力俱殫求如方君輩一二成功於外不可得已
翁獨寸絲不入軌度其信母敢貨賂爲市凡夙興
以求夜寐以思務核情實爲國家求求之而
聲是非至亦誠所攄動契

聖心卒之重國本杜奸萌安人心功覆社稷多矣視山
甫之補衮不亦尤難也哉古稱立德立節立言均
爲不朽翁自二十入仕至柄政凡三十餘年言行
足以經世勳庸灼在人心所謂不朽者備矣矧
聖壽蓋萬年而翁年方盛君臣相得千載一時由之股肱
經綸久道成化雖三五之業可企也獨引年五十
已哉某等舊叨銓屬飲德自深於公之壽也本明
良相遇之奇且以頌不朽云

保輔張龍湖文集序

明興自設立內閣以來代有名哲以文章功業相
宣者在楚則有李文正文正文爲茶陵人由天順甲
申入翰林至弘治乙卯入相

孝宗以底成績說者謂其關天運鍾地靈不徒以文章
致身也非偶然矣及文正物故未逾四載龍湖翁
又崛起於茶陵舉南宮第一值

駕南狩廷試不果恭逢

皇上龍飛江漢應運中興首賜進士出身選爲庶吉士
第一俾讀中秘書以鈞陶之非貞元之會默有所

期而然歟何天時人事若是其相成不爽也翁自
辛巳入翰林既與文正之甲申同運而志存經濟
不安於羨儒掇華襲聲譽以竊章句凡軍旅刑獄錢
穀本利之數與夫邊隘夷險地圖修阻戶口登耗
無不講求其法而欲通之以託於世及列宮集掌
藝苑柄兩京銓政校文武士銖銖兩兩不循臺臺
論人才正若邪忠若佞義色法言凜凜敢犯至所
崇獎名節士又如恐不及故海內縉紳相與屬望
於翁者久而孚矣晚年簡自

當宁於己酉之春命典機密距文正不踰一甲子而翁
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與一二元老奉法順流幹
旋元氣必欲朝政清明善類布列以培丕丕之基
視文正與劉謝一心共贊弘治之績先後相炳耀
也然文正功雖著於弘治至正德初季勢益累憂
矣翁嘗謂其有遺憾今

皇上以上聖之資而乾剛獨運同符

孝宗殆非正德時事比使假之歲月久於其位克翁之
言必不以文正自限細繩廣廈從容啓沃必有以

深中

聖心而熙鴻號於無疆乃不克竟志以沒則翁之自憾
寧不甚於憾文正耶是何生之不偶而久道之化
不賴之以成耶嘗觀邵二象敘文正懷麓堂稿謂
其澤被海內如太將御戎不聞號令是不專以其
文而誦其文自知文正不可及翁雖不可作矣然
片言隻字流布於人者繫國家大體而方正嚴毅
巍然有壁立千仞之氣則益之自期待而未竟者
不可概其一二耶某忝翁知愛嘗欲勒成一代大

典委責於某而不獲執筆以隨翁後盖有餘憾焉
因與翁督治中彭某拾遺稿序而存之使求翁者
觀其大焉可也

贈節推吳惟脩之松江序

予讀論語載令尹子文以舊政告新令尹宥竊意此
常人所能非有奇絕之政可駭人聽聞者以子張
之賢志意高遠而推慕者不及且擬之於仁雖夫
子不之許而亦以爲忠盖深思而未喻也及司理
興化求前政有益於民者以自鏡而不概見爲之

數月而茫然既乃考古論世而反之於心必如何
爲明允如何爲敬慎雖天啓其靈頗與莆人相宜
而其力已勞矣既宅憂補寧國舉試之莆人者治
宣人而旬日之內宣人亦莫不爭宜如莆人始信
舊政之告爲有益於民而子文所以爲忠也然子
文當三已之時使他人處此利新尹之敗以市已
能者多矣不然則胡越不相及也而子文知其
國不有其身况予叨

聖朝拔擢嘗奉檄督浙學以正道勵惟脩期出而治民

爲

天子使也今叨長順天而惟脩舉進士司理吳淞有朋
友責善之義寧不以予舊政而告之耶吳淞與宣
州壤地相接其淳秀多文猶之乎莆也雖廣谷大
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然好逸而惡勞好富而惡
貧好壽而惡歿自三王以來而未之有改也往予
見司獄者操一切淹繫歲月相枕徃行甚或遷移
轉徙瘁死于途予爲之及時申雪譴調悉從民便
而民莫不依予以復其廬又便巧習於計簿牟利

錙銖欺上府以爲右職使亡義有財者不蒙顯罰
予爲之除弊源使雄桀者不得肆而民莫不依予
以厚其生又上下相攻以刻爲明上奏畏卻則鍛
鍊而周內之使各縣聽之不可平諾予爲之比情
協力無枉死者而民莫不依予以全其首領今滋
人以漁鹽爲利不出境外其早夜攻織作所爭推
求之微而賦重役煩竭終歲之力不足以了公家
所賴厚而生之不盡其力與庸人宣人之心未始
不相符也以權脩之溫良慈惠不办心毫傷人害

物人固知其爲良折獄矣而子不撰以舊政告之
非竊附子文之遺意者乎雖子文舊政不經見而
治兵不戮一人是必以仁民存心故遺愛在楚而
楚人德之踪惟脩之溫良慈惠固反之於心而自
得又以予之已試者告之則仁心所發隨施輒利
視予之茫然數育者又何如也獨以余之寡昧疎
拙雖舉斯心加之而力不能副其所期以惟脩青
年美質而又尚論古人則古之惟明克允敬尔由
獄者不外於此而泯民之俎豆惟脩者詎止予之

寡拙已也

贈卜信夫知當塗序

自元政不綱宇內赤子陷溺數十年矣我

太祖受命渡江鉏顛胡氛首拔采石納陶主敬不殺人之說以定天下而當塗市肆不易又擇范子權知郡事與民更始而范亦推

太祖不嗜殺人之心種藝興學極力撫恤使陷溺者悉登之于岸是開國啓運之初而當塗之民已首被聖化矣今二百餘年牛渚晏然不聞兵革之警又

士質而靜民儉且淳無馳騫華麗以擾其心然戶口乾耗血恤然不及

國初而窮氓終歲勤動無以償右室急公賦其顛連無告逃移展轉者又非耳目所可睹記將致理之道不可見之於昇平歟而何其不以赤子視之也予嘗試信夫如保赤子之義信夫折赤子所以匍匐入井而非其罪也若目擊其狀而湯然有天下一家之懷今舉進士令當塗視小民之顛連無告逃移展轉不啻赤子入井已也忍坐視其陷溺而

不爲之一引手乎夫亦子無罪入井不問親疎厚薄苟乍見之莫不爲之拯援是皆不嗜殺人之真心所發也但范子權善推

聖祖所以不忍殺者而援之於井上故軍民胥賴以生以信夫之仁厚天植舉惕然有懷者施之又奚假於外求也哉矧子權承元亂離軍民乏種具又罹僞漢內訌有阻於勢而不得一引手焉者我

國家重熙累洽蒸爲太和遭逢

皇上中興至仁同

聖祖陶成群品覆育萬彙固已遍及海隅矣而于根本之地尤切軫念可以竟其施設非若子權處大軍之後也信夫家學淵源班然可睹旣足以飾吏治誠取則子權急種藝興學校不亟近功務遠效盡當塗赤子而生之則閭澤旁流流亡復業而千里樂國萬家春堂昧於宋人者又見於今日矣於留都圻輔重地不有攸賴者耶予昔知信夫以言今將觀其行也於是述以遺之

贈司馬元甫知巴陵序

巴陵處洞庭之勝爲全楚重地古今宦寓者多矣
惟希文岳陽樓記士民祠慕至今是豈先憂之言
徒燁人稱賞而所以致此者不有本哉按宋史紀
公少有太節於富貴貧賤毀譽轍感不一動其心
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其居官自計一日食費及所
爲之事相稱則熟寐否則終夕不安必求所以稱
之者則公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非身實行之而
言之親切有味耶元甫讀書談理道知以希文自
期視時政之紕繆風俗之乖漓與夫人才用舍倒

置生民焚煎箱籍恨不即時剗剗有竭于其君今
撥魏科弛負擔臨巴陵百里之民則希文之言所
誦習而稱賞者昭然在目前矣覽玩之餘益無感
慨於中耶方夫靈雨連宿陰風日號而可駭可啼
者相蟬而至及視吾民之困於銖罰椎撲撼搖朝
不保昏而捐鄉棄井滿目凄然殆必引爲己幸不
徒憂謔畏譏如逐客懷鄉已也及見夫波瀾不驚
一碧萬里而可樂可喜者與神並怡亦必思所以
煇休吾民使之力耕火種引恬引養自趨於禮樂

之域以樂餘生又不帶把酒臨風如漁歌互荅爾也至於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則一方保障不後於繭絲而深根固本豈無萬世之遠慮耶矧希文客遊於此未嘗布政於食毛之民民獨信其言而祠之元甫素期待於希文誠以其先憂者施之計日所治之事與食飲奉養之費得無相稱否至若利汚勢怵夷制喪軌以驅天下者又退自省括果能不動否跋而望之以求其必至則巴陵之民將慶希文復出而洞庭之勝又增一奇觀矣異日委蛇

朝著以身許國寧不懷廟堂之憂以求副希文者
哉予于元甫有切嗟之義深喟喟長順天有忝希
文開封之烈而獨以先憂望元甫者蓋誦詩讀書
以論其世此尚友之學而况於親登其堂乎故不
敢自諉於不能而薄於待元甫也

贈董化卿知宜興序

昔褚翔知義興積年枯木復生人以爲善政所感
夫陰陽之理幽默微妙不可綜詰而枯木無知難
以氣候其感應不爽有若此况人性至靈且覺尤

爲章明可徵者耶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使不認得爲已則一膜之外痛癢不相屬固有視至親如路人者矣其能愛民以及於物乎若認得爲已則天理融液蘊爲至誠雖金石可貫也豈以草木不可化被矣哉跡楮守爲政非企名殉行爲人所難能認得義興之民爲已省煩條去浮費繁已以聯屬之而和氣所清培及枯木者順氣之應也化卿於孔門求仁之旨體認親切視手足痛癢不和有切於吾身必不忍坐視其痛

癢而不思所以療之今

天子以義興屬之於化卿本一體也於四境之內含氣之屬有不昭蘇於澤非止手足之痛癢不和也忍引曰與已不相干而不以療手足者療之耶然手足之病療必假之良醫非其人則不可療矣若療民之方求所以潔已者不假於人而煩條浮費要亦自我省之去之焉耳孰不可爲楮守者哉可爲楮守而不爲此天下所以多枯木也化卿賦性樞實淡然提簡不爲繁飾議論每歸於仁恕是有

緒守之心而可徵之於行矣矧緒守天質近厚未
悉仁體又處南齊偏安之時施澤不遠而一念所
積猶感及於枯木我

列聖涵育宇內百有九十餘年歡鬯鼓舞如藝斯震而
義興又爲畿輔名邑被澤最深非南齊偏安可比
擬奇認得義興之民爲己而取譬於近以求孔門
要旨則敬信節愛而使民以時者不外此心得之
推而至於草木以時伐焉亦仁化之所必至焉耳
夫緒守一念之仁天下以其一念而遺之是天之

所助者順也使化鄉之心通於義興而義興四境之內亦莫不以化鄉之心爲己心則精氣所屬可以上徹三光下達九淵詎啻褚守感及枯木已哉予因宇內多事而有感於循良之不多見也於化鄉是行卜之

贈金國楨知高安序

予少時聞父兄誦山谷道院賦序江西之俗以律訟爲能惟筠州獨不置於訟竊意吳楚樂聞千里同風何筠俗微羨可悅獨不繫於其類耶及閱史

籍載柳子義爲政務清簡爰煩奇使民效功阡陌
以德先之漸以無訟又因筠與南康廬陵宜春三
郡猶並蒙訟名乃榜曰江西道院爲高安父老雪
之則筠俗之徽美雖其風氣未遠謂非子儀有以
風之者哉民之爲道也秦麻穀與以相養禮義廉
耻以相刑其素性也道之以仁義則興禮讓嚴界
限有如耳嗜然即賞之使訟猶如疾之我痛也而
求以遠之反是欲抑之法術詞辨以勝其殘是無
風於上而水自紋也必不然矣矧筠自子儀蒞政

以來鳳山錦江依然如宋九秉符相禪者亦不知其數也然劍池之藎曾丹井之清冷不聞製裳釀酌以樂使君而競奸蔑法日役於楮動難剔刷無復道院之風景將俗隨世遷不可馴格者乎而何其頌聲缺如也予試國楨於韋布時奇其議論每附名節思以其學表風魯俗不與世浮湛茲受

命知高安履道院之故址有感於大道之隱也豈忍自墮於前脩而子儀崇簡黜浮以身率教使民效功阡陌非有為遠難行之事要亦從民之欲以順治

之而已固不必多令設險病民哉干而求以繩之也然子儀不求繩乎民與民相宜使筠俗丕變莫不賣刀劍以爲牛羞樽俎以養親而山谷尚病其處士之節墨客之文不及聞見今

列聖雨露幾二百餘年山谷之邃顯朴崇義不溷浮靡有巖穴之雍容其士大夫秀而文以經術相炳宣流我

聖皇堯舜之仁者於今爲獨盛則文章有以發江山之秀固非龜藏自秘者比也使國頡仁刑於民文以

禮樂則道院弦歌登於鄒魯達之曲江以南予猶
與聲教之暨矣雖鄙朴無文不能爲山谷之賦而
德輝燁然在人耳目又何必酌樽中之醑以問山
川之神耶

贈沈子謨知滁州序

三代而降論夷治莫盛於西京即其爲政不侈靡
文類効功阡陌以時蔬種稻爲本務其所貢非孝
弟力田者不與故其民亦安於畎畝不聞戶外事
是其敦本務實與民相宜不可以想古道耶迨晉

人崇虛談樂放達所至以登覽爲清嘉而國執卒
至不競於此見吏治得失而世道升降係之矣滁
自設牧以來著名後世者于唐曰韋應物于宋曰
王元之曰歐陽文忠三公在滁於幽谷名泉悉見
品題豈其耽於佚遊慕晉人之風耶然史載韋性
寡欲雖工詩而事不廢于王歐二公俱稱直道獨
立而爲政務求便民則因其時和歲豐而乘暇寫
物者所以寄與民相得之情也而後之遊宦茲土
者不究達政原乃摘取其名章迴句誦識之又相

與模擬賡和至累千而止是棄三公之大而蹈晉
人之失矣即使有清香明月之句足以疑燕寢照
山口而得心寓酒可繼醉翁而作於治體何預乎
予試子謨于諸生中見其言必根道不騁浮詞已
其色接吾目久其行接吾心恂恂朴實又不爲塵
紛所滯今爲守于滁則宜于滁民可知矣豈至陋
漢吏爲不學而以晉人慕三公耶矧滁在宋唐以
前地僻事簡故三公愛其俗之安閒而得與滁人
撫景舒懷今密邇

留都車馬輻輳民日疲於供輸又連歲大屈非復昔
日歲物豐成者比即振其弛壞不足以解其疾苦
乃欲愜幽閑之性不亦難乎故學三公者必棄其
小而務其大于韋則師其清潔不污於玉則師其
正直不撓于歐陽則師其以拯世行道爲賢而又
除去苛媿與之相安于無事以求如三公之簡默
鎮定則不必味西澗之草泥庶子之泉而所以醒
心者自洒然而有得矣不謂之善學三公者哉予
嘗司留垆深慨古今以流連風景慕三公故序以

贈子謨庶夫有知予言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贈文選郎中楊武東謫將樂序

知天地之道者可以知君道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君心天地之生萬物也風散雷動雨潤日暝使百化吡興固莫非仁也至秋歛冬藏嚴凝肅殺有類刑剝而一陽潛復胚胎生意卒顯天地之仁則所以摧敗而拉毀者謂非歛其精華而禪其光澤也耶父母之於子鞠育遂字出於天性然鞭朴告

戒不少靳恤豈故勞之哉不如是則無以成其子
矣君之於臣猶之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也爵
祿慶賞以示惠刑罰譴責以示威雖褒勸登庸不
同所以勉其為善則一也為人臣者豈可不察天
地父母之心為心乎武東由進士累擢潮陽東牟
二郡持明秉公守三尺惟謹監司交薦其賢荷蒙
聖明徵音特晉銓司既歷兩考清源塞流不入義外一
錢又奉

命掌選司贊大宰別流品列大夫後所以崇獎赫錫何

聖孝
卷之二
三十一
二二二
二
實父母者育字之恩今以愆誤塵

聖慮猶不忍顯黜薄謫爲將樂幕吏是以父母責子者
責之而陽舒陰肅雖天地生物之仁不是過矣然
萬物之收藏於天地也不以爲損而各斂精華於
腹心卒之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昭蘇嫗杖未始
不自閉肅中得之而况父母之朴責其子也嗚呼
然日望其成而需之大用不但已趨寧有規其爲
勞者哉將樂爲劔浦善地實龜山偕道之鄉方豫
章之未遇龜山也不知舊學之差及見後三日驚

汗浹背白幾枉過了一生今龜山雖不可作而遺
言懿行猶可繹思武東涖其地見含雲山氣氤氳
宛然仰龜山所以築室讀書以何者爲入門其浮
沉州縣四十餘年至晚年召對有關世道是何作
用則可升堂入奧而不枉過一生視豫章之浹汗
爲何如也於是益見天物父母之心矣知天地之
所以爲天地則知仁德所及包含甄陶如覆載無
私卽萬物有感亨之慶况武東爲天地所厚者乎
以父母之心而體

聖明之心則手足一體所須固甚殷也而將樂之謫孰
非擇師督戒之地耶矧龜山安在尚切高麗仰止
之私使謹守其學以淑身心則將樂雖遠而父母
固孔邇也異日召對任大握重而建明有關於世
道豈後龜山哉惟武東不忘天地父母之心而篤
厚之則此行爲不負矣因致囑望之私云

贈林顯徵司訓崇明序

古之世業而不隕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大率以
托遺經爲重事自是子若孫各宗其說而固守之

以爲家法雖支派流蔓莫不繩然以世相禪而曰
此某氏經也其上之人尊其師而嚴事之使轉相
授受訓迪生徒亦必曰此某氏經也非謂其學有
所承尊之而信以久耶在西京間表顯六藝其說
猶盛行如歐陽生事伏生受尚書傳至魯孫高及
高孫地餘世拜博士而生徒之盛傳且數百是師
崇世業古道猶未湮也漢而降至于今中外州縣
之師類署齒頁之弟子不復稽世業甚或累歲有
至老朽始得上名則亦苟資竊祿而已何以廣厲

學宮而興教化也近世言經學首爲最盛而尚書尤爲獨得其宗林氏自九牧以來起經學躋政路者史不絕書入我

明衣冠蟬聯百餘年門戶已烜赫於海內矣而顯徵經學一派則又六世承恩高祖英以書貢入大學歷兵部員外郎高叔祖要以書取永樂甲申進士擢行人曾祖輝以書取永樂甲辰進士詔歸掃不永祖誠以書取天順甲申進士擢湖廣道監察御史父近龍以書取正德戊辰進士擢南道御史晉廣

西僉事人皆謂其世有歐陽氏之學及顯徵聲學
宮歲試高等又謂歐陽氏之學當表顯於林氏矣
乃屢試有司不第充賦

天子授司訓崇明豈上採故事取其世學而將褒禮之
以存古之道耶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
儀刑其德而已故古之先師不徒勦取成說人自
為家問而答焉講而聽焉爾也務躬行實踐示之
衆則允歲時各民讀法鄉射養老獻賦訊囚籥舞
絃歌饗醴俎豆之類靡不攷習以試其成其為學

者說書亦必恍然得其所以疏通知遠如身處虞
殷周之間而吟呀涕誓誥之響也斯可以贊卿大
夫而書其賢能以獻于

天子矣矧自古博士多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論必
令傳經義以對至勳人主自問其師何人師說云
何而我

明以明經召對亦可致而知也使顯徵能取遺經而
身體之終其身不敢變或國家有大疑難下太常
會諸博士議則謹對曰臣祖某臣父某其說云云

安知不有史氏傳儒林者且將家而列之曰林氏
書者乎予慨師道久廢而復見顯徵以家學用因
述以勗之庶四海之內猶習覩古所謂尊師者之
概慕誼無倦也

贈袁德音知南海序

自領以南十餘郡南海一都會也稽歷代史籍凡
宦莅茲土者類取其清節而不及他奇異之政及
觀宋張田作欽賢堂則亦繪古清節刺史日夕師
之將爲治無異道止清節已哉語有之入硃近赤

入墨近黑言移於所染也時非粹古士無全節一
芥之上皆人所役役焉而不能自免者向非剛明
潔脩之士使見可欲其能不受淄於俗而潰其防
乎南海主野沃饒富物產陸羞海錯皆絕於天下
加之珠香玳瑁丹砂犀琲諸珍異航海而至者又
徃徃溺入而移其所守即使有凌空蹕厲之才於
民亦何賴焉此治廣者必以清節著自晉吳隱之
以下可數而陳也况當官三事以清爲本不獨治
南海爲然而日夕師之又孰要於清節吏耶德甫

自曾祖禮部君世崇清白爲四明望族弱冠補諸生即厲廉隅奉身朴儉無他嗜好衣食不續裕如也今爲

天子命吏有祿足以養廉獨不思爲清節吏哉茲履石門見貪泉變潔白之質必慨然嘆曰此水一軟懷千金豈隱之所酌耶而何其繼美之耿也旣乃謁欽賢堂景古清節吏而尚論其世焉則又恍然思曰使九原而可作吾將誰歸矣乎及風采灼俗勞來阡陌視力耕火種之民辛勤萬狀則又長慨息

曰管内得無有貪墨如王綝所論乎而何以使之
猝蘇也及見室皆塗墍家撒茅茨則又思宋璟遺
碑是何明德所被之遠而廣人俎豆至今不毀也
及見塵市環列商賈阜通則又思向敏中市南藥
以往是果何爲者哉而在官一無所需也及見番
舶玆異轆集與中國交則又思海舶久不至何其
聞馬亮之來而至者倍與初耶至政暇宴息退自
檢點或性分不易能如李尚隱非畏人知否車服
器用能如李勉不飾否海商遺貲能如孔戣還給

否番酋爭持寶貢獻謝能如孔昂慰遣否所持俸
金能如陳從易不市廣物否吾欲遺子孫能如玉
僧儒不在越裝否則不必繒像前賢自及師之而
吾心已自得師矣父之政成譽騰

徵書召還則沉香珍物不必取投於江中而去官不異
初至者人謂鎮之復出也萬一考功舉故事以聞
則瑞錦雜綵之頒中使賜宴之勞飛白清字之書
必有以祇承顯休而宋璟輩立朝大節不基于是
耶吾恐後張田而欽賢者又將師及於德甫矣

贈錢濟川知道州事

子讀唐史至陽城刺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謂貢
課當上考功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
下未始不嘆古之仕者爲人而何其賦治體也三
代盛時論爲治必先養民田畝而下至鷄豚魚蟹
布帛絲枲之細雖詳不厭謂有民斯有國不知是
撫字之不足以爲治矣自後世以理財設官苛者
得公名干者有後患其流之弊知有賦而不知有
民旱乾水溢厭人上聞甚或督見在疲息使償流

亡通賦苟非有大節如城孰不爲督責所移耶管
道背九疑而瀟湘參百越之俗無土山地多硤瘠
所產自錫鐵外不登上賦又民自業樵不知爲生
之宜故百姓負租稅十三萬緡在唐中業而已然
矣今西北困於戎虜東南殘於後蠻而中原沃土
疹災相仍有司執一切之法以臨之已筭無遺利
管道雖避逃豈無諸使求符牒二百餘通如春陵
吟者乎以財賦淵數之地竭百姓脂膏不足以輸
鼠耗之一况管道素硤瘠產將何以紆觀察使

之謂青眼是念所當勞又不止虛病侏儒者矣使
城復生於今自考當何如也濟川錢君稽古論世
於城大節恒切仰止之懷然誠在成均所以教人
者忠孝而已及刺營道則撫字於民者即孝于事
親忠于事君者也城知撫字爲忠孝故治民如治
家不忍以催科病民至其考下下而寵辱不驚其
所試者大也濟川思若祖父蘭以善裕後若父令
烏程以政得民未始不同城撫字之心茲承

命知營道繼城後則林麓亦壤何以使之蕃息饑瘵困

頓何以使之不轉徙寇攘姦宄何以使之不竊發
風浮俗鬼何以使之悉閉於禮義此皆撫字所當
勞心而城以之自考者也欲光紹前聞人以祗

聖天子休命可怠於希城乎哉且忠孝之人不以夷險
易操城居諫議僦僦引大體故營道之政不改其
素濟川理南北京兆獄事九經所識未始屈法媚
人是司刑不忍傷命之身則專制一郡而不忍傷
民之心必矣由之潤其焦枯休養生息則逃遁者
復還愁痛者笑歌寧至逋租匿役雇督責之令耶

吾見賢濟川而計治必署上考以俟者矣

贈盛文郁知浦城序

西山真文忠序大學衍義嘆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衍義一書實爲治國平天下而作其稽証古今雖極世變而其端莫先於審治體察民情故其辯德刑之先後別義利之輕重與夫生靈向背田里厥休要之崇寬仁窒利源輕賦省徭不盡其財力以收大學之效而已我

聖祖覽而悅之揭真蘊壁

列聖相承用於經筵九以資

聖學也况人臣捧檄臨民欲求自盡於上使不知是書
又何以盡事君之義耶某承之視浙學謂諸生皆
學爲臣者恒以是書諫之見文郁洞悉要領不落
章句發憤思古之心恨不出於其時而講服感慕
於無窮茲舉進士出宰浦城爲文忠倡道之鄉瞻
望西山精舍如起諸九原爲之撫衣欣如也寧讀
其書而不師其人乎然文忠以正學自任欲沂伊
洛以採洙泗之淵源不徒闡其微言爾矣及乎臨

位從政歷知潭湘龍興三山諸路動敷治體以濫
刑橫斂徇私黷貨爲戒而孚結民情俎豆至今久
之入朝輪對於誠正之學尤極發明必使君心炳
如白日以繫矩矱天下所以嘗於事而見功也文
郁於文忠之學篤信不惑文中介外溫見可而後
言擇地而措足卓然爲任道之器使施之浦城者
於治體民情以有不合是有愧於文忠矣而其心
豈但已耶知文忠當宋室未造效謏文詆正心誠
意之論爲世所厭聞而憫天命悲人窮不以遺佚

阨困必負所學今衍義一書亦旣表章

聖朝權衡百度矣誠由文忠之所衍者而措之爲實踐
使德刑義利軫界截然與民順流而治以無愧於
文忠則大學之效徵於浦城者皆文忠之遺也異
時入召

大廷列近侍從容論思吾見文忠之學

聖明且虛納而將行之矣其不究所蘊於宋者不可以
舒洩於

明時耶獨愧予課諸生以是書而內省有疚甚多於

文郁之行也書以貽之蓋致屬望之私云

贈尹潛卿知侯官序

古者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間有游仕乎他國亦不越隣封數百里交相聘而至者也故仕者以官爲氏而民亦安于其政自置郡縣以來用人不以其方甚或秦粵四遐之遠相錯易而徃以致土俗未諳亟於其轉擢以去欲其專慮職事以撫循其民不亦耿乎侯官爲閩分縣僻居東南與越土水陸相接潛卿居越之慈谿由進士拜

命宰候官非若秦粵函遐之遠不相聞豈所謂用在其
地耶昔楚材晉用猶不以用非其地而鮮弛其憂
且勤之心蓋豪傑之士隨施輒效類此潜卿抱器
下年嘗欲感會雲龍道佐

明主不以夷險易節矧閩越風土氣候寒燠燥濕之
宜不甚異至則歲時州閭伏臘宴會弔賑慶恤之
禮如不出乎其鄉其秀者嚮學喜講誦好爲文辭
爲嶺外最盛處又吻海派江土瘠民貧產懼薄以
勤羨用喜嗇以實華即童子之所聞與少長所狎

見者也夫同鄉之民斫骨垢面終歲勤動血血然
爲衣食計乃不足以刻吏償右室未始不惻然
傷也至言凶慶吊有戾於古而淪於夷者則里巷
相聚必指而訕之及面視衣冠之倫矜空文以彙
進而不物其實亦必痛以爲戒毋用是輕嫌促數
也今候官風流習尚旣與慈谿相近而潛卿又有
堅忍之志不肯苟且決事則斲刀初試不待旁咨
久察舉厭飫於鄉人者以治候官之民使之攻本
務農不私山澤之產以求勤羨而猶敦典正業不

逸於俗則侯官之風儀猶有六親敬舊之相接也久
之治功興起民狎於野無敢踰制濫志而膠庠之
彥勃乎向道吾見吟誦歌舞溢沅翔行不啻六親
故舊之驩然浹也繼今聲望日隆推是心以雜宜
於此有不宜於彼哉予因潛齋之用宜其甚喜官
人者之復於古也故爲之言且以慶侯官之未其
休云

贈錢大行知祁門序

祁門爲徽名邑當

皇明開創之初承元亂離不同夷狄者亡幾耳

太祖刻核疏筴擢鍾汝諒爲令友諒雜逢藿開市井闢
蕪招逋治聲大振及承平無事垂祀二百餘矣遭
逢

列聖相繼精考課嚴舉刺務擇長吏以息元元而又有
急缺風憲之擢所以光寵牧臣以責其功也而求
可繼友諒之聲者不及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
而天固不生才子乎今哉蓋爲政不難于任事而難
于務實不難于興利而難于持久友諒爲政困逼

不自表暴事事爲經久計循之善創業者辛勤立
門戶積思却慮計可垂之子孫非有所覲焉而爲
之也而後之司牧者口代劔刃駭駭然依古肆言
豈願處友諒者哉每一令去一令代莫不銳始工
初取條約而整頓之以市于衆曰吾將以勝前令
也然實意不敷民不見其愆而反以爲厲至其半
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根也較之子孫習驕泰俯視
先人取成業而日拓之竟淪削落者何以異耶大
行讀古循吏傳恨不生同其時與之朝夕及見長

吏耗亂不率職者心竊非之今令祁門而自當其
任則平昔所嚮慕而痛斥者瞭然如涇渭矣由之
登堂蒞民視街宇坊市皆友諒所遺忍循衆臯臯
負其平生而沒前聞者耶然友諒非有異政而難
繼也當人心厭亂之餘如饑渴易於飲食故實政
所被則易懷今黎民困於歲殺已惓然忘生而脍
削之檄又從而搖吻之則救患之策又難於友諒
之時矣使大行逆鏹而慨圖難於易順其情而無
變其初以休息之使莫不去愁嘆就安妥則銷萌

莫危固將追古循吏而匹休焉詎繼聲友諒已哉
夫友諒非古循吏也古循吏不可得而見之得見
友諒斯可矣今求友諒又不可見則民之可傷爲
何如也予知大行知所以傷之故爲之言則蔽民
其有瘳矣而後之慕大行者又將甚於慕友諒也